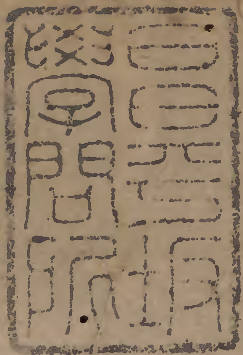


李詩鈔述

卷七

五言古詩

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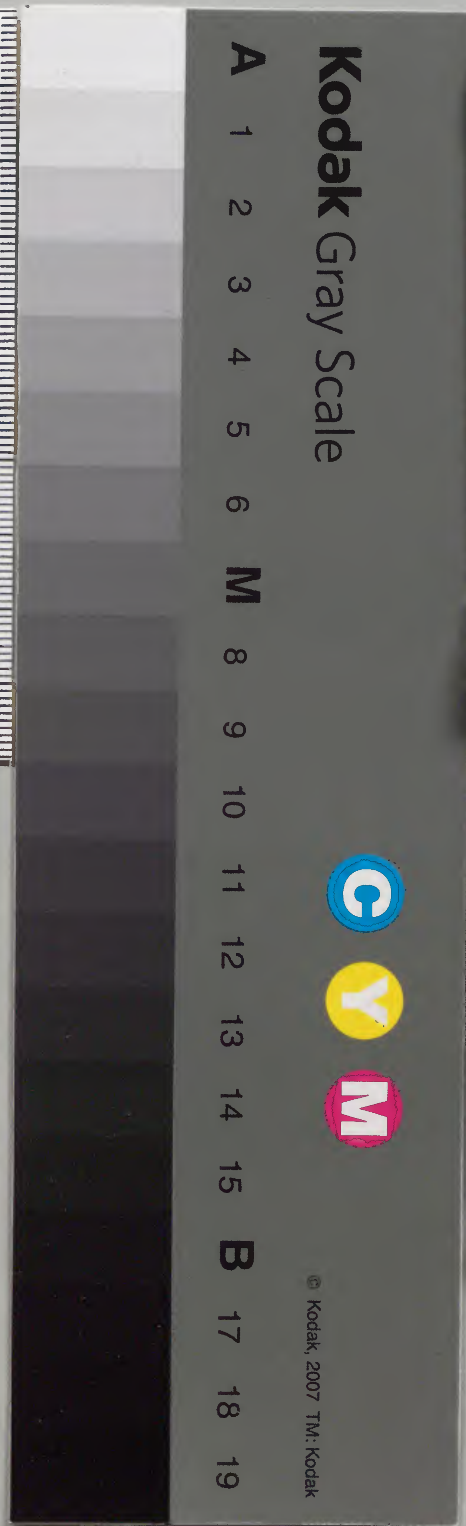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三	八	一	五
九	八	函	號
一	六	册	

內閣文庫			
三	二	函	一
三	八	一	五
一	六	册	架

番號	漢	3815
冊數	16	(4)
函號	312	180

共十六



李詩鈔述註卷七

淺草文庫

謝心齋

贈常秘書

五言古詩

贈常秘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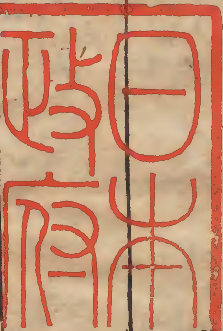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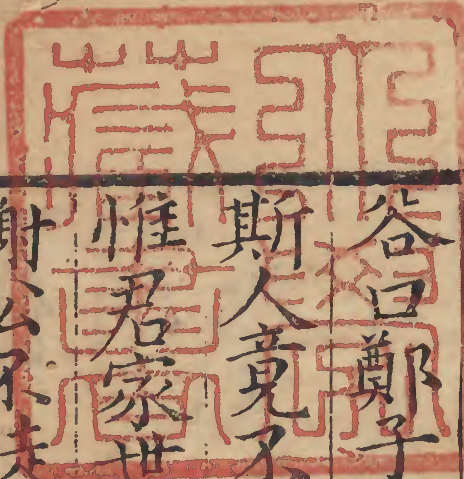
蒲林兆珂孟鳴父慕述

答曰鄭子真躬耕在巖石高名動京師天下皆籍籍

斯人竟不起雲卧從所適苟無濟代心獨善亦何益

惟君家世者偃息逢休明談天信浩蕩說劍紛縱橫

謝公不徒然起來為蒼生秘書何寂寂無乃靈豪英



且復歸碧山安能戀金闕舊宅樵漁地蓬蒿已應沒
却顧女几峯胡顏見雲月

楊子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家世
即世家也史記世家皆記大臣之有勲爵聖賢之
有道德可以傳世者也史荀卿傳駟衍之術迂大
而闕肆故齊人語曰談天衍晉書謝安高卧東山
時人相與語曰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九域志女
几山在河南府福昌縣本古宜陽縣

贈何七判官昌浩

有時忽惆悵匡坐至夜分平明空嘯咤思欲解世紛
心隨長風去吹散萬里雲羞作濟南生九十誦古文
不然拂劍起沙漠收竒勳老死阡陌間何因揚清芬
夫子今管樂英才冠三軍終與同出處豈將沮溺群
匡坐正坐也莊子原憲匡坐而絃歌嘯說文云吹
聲也咤說文云噴也皆蹙口出氣以作聲舒其憤
懣之氣也世紛世事之紛擾者心欲解世紛如長

風之散雲也漢書伏生濟南人名勝故為秦博士
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
召時伏生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掌故鼂
錯往受之拂劍以下言羞作經生之業直以武功
自見安能與沮溺同群哉

讀諸葛武侯傳懷贈長安崔少府叔封昆季

漢道昔云季群雄方戰爭霸圖各未立割據資豪英
赤伏起顏運卧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隴畝躬自耕
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壯志吞咸京
何人先見許但有崔州平余亦草間人頗懷拯物情
晚途值子玉華髮同衰榮託意在經濟結交為弟兄
毋令管輅鮑千載獨知名

東漢光武紀書生疆華自關中來奉赤伏符曰劉
秀發兵捕不道四方雲集龍闔野四七之際火為
王蜀志徐庶見先主曰諸孔明卧龍人也不可
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三往乃見本

傳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又先主與亮情好曰
密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又亮之志進欲
龍驤虎視包括四海出師五丈原屯田為久駐之
計志吞咸陽也每曰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
惟崔州平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子玉崔少府字也

贈清漳明府姪聿

我李百萬葉柯條布中州天關青雲器日為蒼生憂
小邑且割鷄大刀佇烹牛雷聲動四境惠與清漳流

絃歌詠唐堯脫落隱簪組心和得天真風俗猶太古
牛羊散阡陌夜寢不扃戶問此何以然賢人宰吾土
舉邑樹桃李垂陰亦流芬河堤繞綠水桑柘連青雲
趙女不治容提籠書成群繰絲鳴機杼百里聲相聞
訟息鳥下階高卧披道帙蒲鞭掛簷枝示耻無撲扶
琴清月當戶人寂風入室長嘯無一言陶然上皇逸
白玉壺冰水壺中見底清清光洞毫髮皎潔照群情
趙北羨嘉政燕南播高名過客覽行謠因之誦德聲

史記老子傳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唐祖老子尊為玄元皇帝太白與聿皆唐由故曰我李葉世也柯條布中州奕葉蕃也唐地理志漳水出上黨大龜谷東北至阜城入河河水濁而漳水清故曰清漳屬唐相州臨漳縣即古冀州堯所都也有堯壇堯臺隱簪組猶東方朔所謂避世金馬門也淮南子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雜揉者斯其真也史子產為政門不夜閉道不拾遺

說苑趙簡子曰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穠得其實焉高子曰禹治天下朝廷之間可以羅雀後漢劉寬為南陽太守吏人有過但蒲鞭罰之示辱而已撲扶筇擊也左傳歎以朴扶職姚崇冰壺賦冰壺者清潔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北齊宋士良為清河太守盜賊屏息郡無一囚公門虛寂無復訟者及代至老人丁金剛送之泣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清漳在趙之

北燕之南過客太白自謂也行謠民謠在路也

贈盧徵君昆弟

明王訪賢逸雲泉今已空二盧竟不起萬乘高其風
河上喜相得壺中趣每同滄洲即此地觀化游無窮
水落海上青鰲背覩方蓬與君弄倒景携手凌星虹
雲泉隱者所居也空者無人也列僊傳河上公莫
知其姓名漢文帝時結草為菴于河濱常讀老子
書文帝駕幸詣之河上公即授秦書老子道德經

二卷帝拜授畢失公所在時人因號河上公壺公
亦不知其姓名費長房為市掾時見公從遠方來
入市賣藥常懸一壺日入之後跳入壺中長房窺
見之公亦知長房之篤信令與俱入壺中莊子滑
介叔曰吾與子觀化又廣成子曰入於無窮之門
按唐書盧鴻傳鴻字顥然博學善書稽廬嵩山玄
宗開元初召至京五年再徵至東都謁見拜諫議
大夫固辭制許還山賜隱居服官營草堂鴻所居

室號寧極云

贈新平少年

韓信在淮陰少年相欺凌屈體若無骨壯心有所憑
一遭龍顏君嘯咤從此興千金谷漂母萬古共嗟稱
而我竟何為寒苦坐相仍長風入短袂兩袖如懷冰
故友不相恤新交寧見矜摧殘檻中虎羈紲韉上鷹
何時騰風雲搏擊中所能

屈體即少年胯下之辱西征賦入屈節於廉公石

四體之無骨漢高祖隆隼龍顏懷冰寒也司馬遷
曰猛虎在山百獸震驚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
食說文韉臂衣也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紲縫也
中猶射者之中也此詩贈新平少年而多自叙之
辭必其生平倜儻不平之氣獨此少年可與語者
或謂不得意於少年而咏與杜少陵赤霄行同意
恐未必然

贈張公洲革處士

列子居鄭圃不將衆庶分車侯遁南浦常恐楚人聞
抱甕灌魏疏心閒遊天雲每將瓜田叟耕種漢水濱
時登張公洲入獸不亂群并無桔槔事門絕刺繡文
長揖二千石遠辭百里君斯為真隱者吾黨慕清芬
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無識者國君卿視之猶衆
庶也鄭圃洛陽地名周天子以其地封鄭故曰鄭
圃南浦楚地楚辭送美人兮南浦別賦送君南浦
傷如之何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為圃畦抱

甕而灌子貢教其為桔槔丈人曰有機械者必有
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不為也吳錄姚翁仲
種瓜灌園以供衣食時人或餉一無所受漬水際
也張公洲在上元縣江中莊子孔子困於陳蔡太
公任往吊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孔子曰善哉
吾將逝於大澤衣裘褐食芋栗入獸不亂群入鳥
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史記貨殖傳刺繡文
不如倚市門

李詩金言 卷一
龜日鍊藥院鑷白髮贈元六兄林宗

木落識歲龜瓶冰知天寒桂枝日已綠拂雪凌雲端
弱齡接光景矯翼攀鴻鸞投分三十載枯榮同所歡
長吁望青雲鑷白坐相看龜顏入曉鏡壯髮凋危冠
窮與鮑生賈饑從漂母食時來極天人道在豈吟嘆
樂毅豈適趙蘇秦初說韓卷舒固在我何事空摧殘
淮南子木落葉而知天下之龜瓶水凍而知天下
之寒鴻鸞比元六也投分言其志之相投三國阮

瑀為魏武與劉先主書披懷解帶投分託意李善
注分猶志也陸機詩悠悠懷所歡南史鬱林王五
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我誰耶曰太翁
帝笑曰豈有為人曾祖而鑷白髮者乎史樂毅伐
齊破之下齊七十餘城獨莒即墨未下會昭王死
惠王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齊田單
聞之縱反間惠王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毅西降
趙趙封毅於觀津號望諸君蘇秦說韓惠王曰鄙

諺云寧為鷄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
何異於牛後首二句賦秋景而比老之將至桂枝
拂雪興已與元六自幼至老相扳附相投合而榮
枯與同也因言長吁鑷白而見衰顏入鏡壯髮已
凋而不勝冠矣鮑生漂母是古之相知相恤者亦
以况已與元六也樂毅豈有心適趙燕迫之也蘇
秦初說韓而不止一韓也見卷舒在我何遇不可
適奚必空自摧殘長嗟嘆哉

書情贈蔡舍人雄

嘗高謝太傅携妓東山門楚舞醉碧雲吳歌斷清猿
暫因蒼生起談笑安黎元余亦愛此人丹霄異飛翻
遭逢聖明主敢進興亡言白璧竟何辜青蠅遂成冤
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猛犬吠九關殺人憤精魂
皇穹雪冤枉白日開昏氛太階得夔龍桃李滿中原
倒海索明月凌山採芳蓀愧無橫草功虛負雨露恩
跡謝雲臺閣心隨天馬轅夫子王佐才而今復誰論

層巖振六翮不日思騰騫我縱五湖棹煙濤恣崩奔
夢釣子陵湍英風緬猶存彼希客星隱弱植不足援
千里一回首萬里一長歌黃鶴不復來清風柰愁何
舟浮瀟湘月山倒洞庭波投汨笑古人臨濠得天和
閒時田畝中搔背牧鷄鷺別離解相訪應在武陵多
符堅入寇謝安令謝玄等拒之圍基賭墅而淝水
成功此所謂談笑安黎元也詩小雅營營青蠅刺
讒也傳咸賦覽詩人之有造刺青蠅之營營既反

白而為黑恒懷蛆以自盈梁園在睢陽界梁孝王
所築方三百里內有竹園兔園猛犬喻殘賊之人
也九關天子所居白遭力士貴妃之譖賜金還山
又不幸陷於永王之禍群議沸騰必欲置之法故
有青蠅猛犬之喻秦階謂三公也桃李喻賢才也
明月寶珠也蓀香草也索珠採芳喻求賢也橫草
積屍橫野草戰功也漢終軍曰愧無橫草之功後
漢顯宗圖畫二十八將於雲臺跡謝雲臺繫戎

李詩集卷之五 卷一
馬不敢自愛以負其君也夫子指蔡舍人弱植白
自謂也黃鶴喻子陵言子陵不可復作如黃鶴一
去而不復返故臨清風而興愁耳羅城縣在湘陰
縣東北六十里縣北有汨水故稱汨羅屈原行吟
澤畔自投汨羅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
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何以
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何以知我不知魚之樂
淮南子顏回夭死季由蒞衛皆迫於性命之情而
不得天和者也末言被讒見黜乃縱棹遠遊浮瀟
湘過洞庭如莊子之自適不必如屈原之自投也
田間行樂翩翩欲僊別後相訪當於武陵之地桃
花之源耳

贈別從甥高五

魚目高泰山不如一瓊璫賢甥即明月聲價動天門
能成吾宅相不減魏陽元自顧寡籌略功名安所存
五木思一擲如繩繫窮猿櫪中駿馬空堂上醉人喧

黃金久已罄為報故交思聞君隴西行使我清心魂
與爾共飄飄雪天各飛翻江水流或卷此心難具論
貧家羞好客語拙覺辭繁三朝空錯莫對飯却慙寬
自笑我非夫生事多契闊積蓄萬古憤何誰得開豁
天地一浮雲此身乃毫末忽見無端倪太虛可包括
去去何足道臨岐空復愁肝膽不楚越山河亦衾裯
雲龍將相從明主會見收成功解相訪源水桃花流
韓詩外傳白骨顛象魚目似珠西京賦注閭闔天
門也立高闕以象天門晉魏舒字陽元少孤為外
家寧氏所養寧氏起宅相宅者曰當出貴甥外祖
母以盛氏甥少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
此宅相後為司徒五木樗蒲也史劉裕樗蒲一擲
百萬世說李充為褚裒參軍以貧求外裒問之曰
窮猿投林豈暇擇木唐渭州隴西郡在隴山之西
漢書三朝受圖謂歲朝月朝日朝乃元旦也錯莫
猶寂莫也左傳命為軍師卒以非夫莊子反復終

始不知端倪又仲尼謂季常曰自其異者視之肝
膽楚越也此詩贈別從甥高五中多自叙之辭首
六句美從甥若明月之珠聲價蜚騰能成吾之宅
相自顧八句自叙其籌畧之踈功名不就鬻駿散
金以待客報恩而致困窮深有愧於從甥之聲價
聞君十句則叙其相別之情飄零異方又當餞別
家貧語拙而對飯不免於興慙也自笑八句則復
叙其平生之抱負自笑非夫積忿難豁囊括天地
視此身直毫末耳此外更復何求去去八句則又
叙其別情謂心能相照則山河豈能為阻故臨岐
亦何必復愁惟願於功成之後相訪於桃源棲隱
之地耳

贈從孫義興宰銘

天子思茂宰天枝得英才朗然清穗月獨出映吳臺
落筆生綺繡操刀振風雷蠖屈雖百里鵬騫望三台
退食無外事琴堂向山開綠水寂以閒白雲有時來

河陽富奇藻彭澤縱名杯所恨不見之猶如仰昭回
元惡昔滔天疲人散幽草驚川無活鱗舉邑罕遺老
誓雪會稽耻將奔宛陵道亞相素所重投刃應桑林
獨坐傷激揚神融一開襟絃歌欣再理和樂醉人心
蠹政除害馬傾巢有歸禽壺漿候君來聚舞共謳吟
農人無箠笞笠蠶女隨纓簪歡笑相拜賀則知惠愛深
歷職吾所聞稱賢爾為家化洽一邦上名馳三江外
峻節貫雲霄通方堪遠大能文變風俗好客留軒蓋

他日一來遊因之嚴光瀨

唐常州義興縣在州西南天枝天子之宗支也清
籟月喻其清明也吳王闔閭起臺於姑蘇故曰吳
臺左傳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猶未能操刀
而使割也其傷寔多風雷喻其政令之嚴也晉志
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三公之位
也宓子賤為單父宰彈琴不下堂而單父治故後
世以宰所居為琴堂潘岳為河陽令潘尼贈詩云

流聲馥穠蘭搗藻豐春華陶淵明為彭澤令性嗜
酒有公田三百畝多令種秫詩倬彼雲漢昭回于
天元惡安史之類也詩有蓬者狐率彼幽草傷行
役不息也疲人三句皆以元惡故也史越王勾踐
棲於會稽反國置膽於座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
膽曰汝忘會稽之耻耶唐宣州南陵縣有宛陵蓋
往義興之路也亞相次相也太白自注云亞相李
公重之以能政中丞李公免罷以復官則義興嘗
以事去官因二公以復職也莊子庖丁為文惠君
解牛奏刀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左傳晉人請
以桑林享晉侯蓋桑林乃樂舞之名應猶合也獨
坐猶言獨斷也前言振風雷故此承言傷激揚今
而絃歌再理則解激揚而和樂矣莊子黃帝問為
天下於童子童子曰夫為天下者何以異於牧馬
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傾巢喻逃亡之居也壺漿
聚舞棄筮墮簪皆喜其再來也纓簪簪釘於笄上

而纓繫於筭下結於喉中男女皆有之但男子有
 綏而婦人平結之耳故纓簪男女通用再任故曰
 歷職稱賢謂賢聲也後漢趙壹疾邪詩富貴者稱
 賢最者首也漢書周勃傳攻槐里好時最三江與
 義興相近通方者通乎道也楊子通方之士不可
 以文亂漢書文翁為蜀郡守見蜀地僻陋乃脩起
 學宮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宮子弟為除更繇高者
 補吏次為力田由是大化化洽名馳峻節通方能
 文好客皆所稱賢寂者也瀨水流沙上也楚謂之
 瀨中國謂之磧嚴瀨在富陽縣義興與桐江地相
 隣近他日儻來訪而客義興當因之桐江以尋子
 陵之遺跡也

草創大還贈柳官迪

天地為橐籥周流行太易造化合元符交媾騰精魄
 自然成妙用孰知其指的羅絡四季間綿微無一隙
 日月更出沒雙光豈云隻婉女乘河車黃金充轆軛

執樞相管轄推伏傷羽翮朱鳥張炎威白虎守本宅
相煎成苦老消鑠凝津液髮髯明燄塵死灰同至寂
擣冶入赤色十二周律曆赫然稱大還與道本無隔
白日可撫弄清都在咫尺壯艷落死名南斗上生籍
抑予是何者身在方士格才術信縱橫世途自輕擲
吾求僊棄俗君曉損勝益不向金闕遊思為玉皇客
鸞車速飛電龍騎無鞭策一舉上九天相携同所適
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管子天地萬物之橐

籥也列子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有
太易有太初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
媾婚也交媾者陰陽交合也騰躍也說文傳也蓋
動而相傳合也精以氣言陽也魄以質言陰也陰
陽交合萬物之所以成形也羅絡周匝無弗及也
綿微入于至小而無間也雙光日月也參同契坎
戊日精離巳月光日月為易剛柔相當土旺四季
羅絡始終姤女汞也河車北方之水腎也參同契

姤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塵埃漢真人大丹
訣姤女隱於丹砂中濮陽真君歌北方正氣名河
車朱雀調運生金光朱鳥即朱雀南方之火心也
白虎西方之金肺也蓋人身之陰陽與造化相為
流通雖具於五藏然以心腎肺三者為至要腎為
太陰居乾坤長女之位乃北方之坎水水之初生
是猶姤女之乘河車也肺為少陰居乾坤次女之
位乃西方之兌金水由而生是河車以為轅軛所
待以行者也樞門之動機轄車之動機摧伏者有
所損傷則隱伏而不見也五行相勝則受剋者為
摧伏矣相煎者火候之急也蓋火金得宜則水自
充溢水或不足以制火則火炎上而太過火盛必
至傷金則金守本宅不足以生水金火煎熬遂成
苦老苦則不和老則太過是火候之謬臨爐而不
能定其銖兩者也火強金弱水無母矣津液何自
生乎火得其宜則金清而水潤金水消鑠子母相

言金言 卷一
得自然融化以成津液津液者丹之初成聚而為
白液也參同契升熬於醜山兮炎火張於下白虎
導唱前兮蒼液和於後朱雀翱翔戲兮飛揚色五
彩遭遇羅網施兮壓之不得舉嗷嗷聲甚悲兮嬰
兒之慕母髮髯者想像之也明牕之塵至微者也
死灰不然至寂也擣冶者脩鍊之謂也入赤色由
白而黃黃而至於赤也十二律曆者一歲之周也
周則又復始也大還者丹一鍊為一轉九轉而為

大還大還則丹成矣故曰還丹陽數九故以九為
度也參同契歲月將欲訖毀性傷壽年形體為灰
土狀若明牕塵擣冶并合之持入赤色門固塞其
際會務令致完堅炎火張於下晝夜聲正勤始文
使可脩終竟武乃陳候視加謹慎審察調寒溫周
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氣索命將絕休死亡魄魂
色轉更為紫赫然成還丹粉提以一丸乃圭最為
神涪州鄂都觀乃北都羅豐所治名平都福地內

經下離塵境上界玉京注玉京無為之天三十二
帝之都玉京之下乃崑崙北都羅酆北帝三十六
洞所居玉格羅酆山在北方癸地周迴三萬里高
二千六百里是謂六天鬼神之宮人死皆至其中
晋天文志南斗六星天廓也一曰天機南二星魁
天梁也中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庭府也道藏經
東斗主箕西斗記名北斗落死南斗上生中斗大
魁總監衆靈方士方外之士也莊子所謂遊方之
外也抱朴子得道之士或委華駟而鞭蛟龍棄神
州而宅蓬瀛許慎云九天八方中央也此與柳官
迪草創大還以天地與人身之陰陽而論其終始
也首六句言人身肖天地同一陰陽之道聚散原
夫太易剛柔交媾萬物化生其妙用不可得而測
也羅絡十二句言陰陽具於人身無息無間如日
月代明大還之道不可使陰陽偏勝必調劑得宜
則子母相得而所謂還丹者實胚胎於此也髮髯

十句言丹之初成至微至寂積久而稱大還則太
易之道不在天地而在我羽化飛昇長生不死壽
與天地同傾也抑予十二句則自悔其少年任術
之輕欲棄俗求僊而柳官亦曉損益之道者願同
辭金闕而客玉皇携手共遊於清都隨其所適而
無拘礙也世途富貴奚足較哉

贈崔司戶昆季

雙珠出海底俱是連城珍明月兩特達餘輝傍照人
英聲振名都高價動殊隣豈伊箕山故特以風期親
惟昔不自媒擔簦西入秦攀龍九天上忝列歲星臣
布衣侍丹墀密勿草絲綸才微惠渥重讒巧生緇磷
一去已十年今來復盈旬清霜入曉髮白露生衣巾
側見綠水亭開門列華茵千金散義士四坐無凡賓
欲折月中桂特為寒者新路傍已竊笑天路將何因
垂恩儻丘山報德有微身

晉張載傳和璧在荆山隋珠潛重川非遇其人焉

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殊隣猶云殊方遠也長
楊賦殊隣絕黨之域箕山許由所隱風期者未相
見而相聞也登筮之有柄者孟嘗君傳馮驩曰天
下之游士憑軾結鞞西入秦者無不欲強秦而弱
齊漢書攀龍鱗附鳳翼列僊傳東方朔久在吳中
為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拜為郎至昭帝時人
或謂聖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信或戲
語莫知其旨至宣帝時初桑郎以避亂置幘官舍
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智者疑其歲
星精也綠水亭者綠水繞乎亭也列華茵者延賓
也異書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
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僊有過謫令伐樹李長
吉詩作吳質折桂為薪喻濟貧也天路喻高遠也
丘山言重大也

遊溧陽北湖亭望瓦屋山懷古贈同旅

朝登北湖亭遙望瓦屋山天清白露下始覺穠風還

遊子託主人仰觀眉睫間目色送飛鴻邈然不可攀
長吁相勸勉何事來吳關聞有貞義女振窮漂水灣
清光了在眼白日如披顏高墳五六墩萃兀棲猛虎
遺跡翳九泉芳名動千古子胥昔乞食此女傾壺漿
運開展宿憤入楚鞭平王凜冽天地間聞名若懷霜
壯士或未達十步九太行與君拂衣去萬里同翱翔
唐昇州溧陽縣上元二年廢還隸宣州有湖山之
勝湖即北湖山即瓦屋山也吳關吳之昭關也貞
義女溧陽黃山史氏之女事母純孝擊綿自業三
十而未嫁子胥自楚奔吳疾於中道適遇女子擊
綿瀨水之上營中有飯子胥謂曰夫人可得一食
乎女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
夫人振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常人發其
簞管飯其盞漿長跪與之子胥再食而止女子曰
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食之子胥既食而去顧
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母令其露女子嘆曰嗟

乎妾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
飯而與丈夫虧越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
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後子胥破楚鞭平王
之屍過瀨上以百金投水報之棲猛虎者謂墳如
伏虎之狀猶馬鬣封之謂也太行羊腸坂九曲最
險處此詩乃李白蒙赦之後轉側匡廬之間安史
之亂方熾未已故於溧陽懷古感貞義女之事而
致意於子胥也臨湖望山白露橫蘊曰露曰蘊蓋
即景而照下貞烈言也目送飛鴻邈不可扳則觀
之眉睫不可托矣何事而來此乎遂慨然有感於
古貞女之行清光耿耿至今如覩白日而遺墳萃
兀芳名歷千古以不磨也子胥二句正詳振窮之
實夫子胥鞭屍報怨聲聞凜冽而未遇之時其窮
如此故承曰壯士或未達十步九太行言所行盡
險也贈同旅故曰與君拂衣去萬里同翱翔
贈王判官時余隱居廬山屏風疊

李言金蓮言 卷七
昔別黃鶴樓蹉跎淮海蘊俱飄零落葉各散洞庭流
中年不相見躑躅遊吳越何處我思君天台綠蘿月
會稽風月好却繞剡溪迴雲山海上出人物鏡中來
一度浙江北十年醉楚臺荆門倒屈宋梁苑傾鄒枚
苦笑我誇誕知音安在哉大盜割鴻溝如風掃秋葉
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壘中夜天中望憶君思見君
明朝拂衣去永與海鷗群

黃鶴樓在武昌府西南唐圖經費禕登樓嘗乘黃
鶴返憇於此遂以名樓方輿志昔有僊人竇子安
乘黃鶴過此因得名禹貢淮海惟揚州范曄傳時
賢零落九域志越州會稽郡郟溪在湘東南王羲
之云行山陰道上如遊鏡中楚臺者章華陽臺皆
楚地也荊州記荊州郡西岸有山名荆門梁苑即
漢梁孝王所築之苑屈原宋玉鄒陽枚臯皆楚之
能文者也大盜指祿山之徒也鴻溝漢高祖與項
羽中分天下處在今河南滎陽之地祿山陷東方

據有其地矣屏風疊廬山疊嶂之名也

贈武十七諤并序

門人武諤深於義者也質木沉悍慕要離之風潛
釣川海不數數於世間事聞中原作難西來訪余
余愛子伯禽在魯許將冒胡兵以致之酒酣感激
援筆而贈

馬如一匹練明日過吳門乃是要離客西來欲報恩
笑開燕匕首拂拭竟無言狄犬吠清洛天津成塞垣
愛子隔東魯空悲斷腸猿林回棄白壁千里阻同奔
君為我致之輕齋涉淮源精誠合天道不愧遠遊魂
韓詩外傳顏回望吳門馬見一匹練孔子曰此馬
之光景也荆軻傳燕太子求天下利匕首得趙人
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狄犬謂祿山洛東京也祿
山以天寶十四載六月陷東京天津橋名在洛城
中搜神記臨川有人入山得猿子其母隨而啼人
竟殺其子母跳躍而死破腸視之腸皆寸斷莊子

林田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逃

贈常侍御

安石在東山無心濟天下一起振橫流功成復瀟灑
大賢有卷舒季樂輕風雅匡復屬何人君為知音者
傳聞武安將氣振長平瓦燕趙期洗清周秦保宗社
登朝若有言為訪南遷賈

風雅猶云風人大雅君子也魏志十五年下令曰
今天下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今天下得無未
遇知音者乎史秦白起代韓軍武安西鼓譟勒兵
屋瓦皆震借以言李郭也燕趙之地時為安史所
據周秦長安之地唐故都也洗清燕趙則周秦得
安矣南遷賈者時太白謫於夜郎自比於賈誼也
意謂若登朝有言不妨及之或者天幸值宣室之
召回也

贈王漢陽

天落白玉棺王喬辭葉縣一去未千年漢陽復相見



猶乘飛鳧鳥尚識僊人面髮髮何青青玉顏皎如練
吾曾弄海水清淺嗟三變果慙麻姑言時光速流電
與君數杯酒可以寤歡宴白雲歸去來何事坐交戰
列僊傳王喬河東人顯宗世為葉令每月朔嘗自
縣詣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令太史伺望之
但見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來舉網羅之得雙
鳥乃四年間所賜尚書之履也後天下玉棺於堂
中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將召我耶乃沐
浴寢于棺中宿昔奠於城西其夕縣中車牛皆流
汗喘走麻姑謂王方平曰接待以來見東海三變
為桑田何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略半交戰者言
二物並爭未有勝負之謂也子真云見夫子之道
與富貴者交戰於胸中此詩以王喬稱王漢陽以
其同姓且同為令也言漢時王喬嘗為葉令已僊
去矣今復乘雙鳧而來今漢陽青髮玉顏我尚得
而識之豈長生而不老與我亦嘗學大僊人之術

三言金邊言 卷九
者親見海水三變果如麻姑所言夫海水尚有清
淺之日則知時光易過速如流電我將與君對酒
盡歡乘白雲而化去功名富貴一切致之度外安
可兩端不決而使之交戰於胸中乎

贈盧司戶

穠色無遠近出門盡寒山白雲遙相識待我蒼梧間
借問盧耽鶴西飛幾歲還

歸藏啟筮白雲出於蒼梧入於大梁鄧德明記盧
耽廣州人仕州為治中少學僊身能奮飛每夕輒
歸曉則還州嘗赴元會至曉不能隨從參預朝列
化為白鶴回翔欲下威儀以箒擲之得一雙履耽
乃驚還就列

八

山花紅似錦
田賦苦如霜
下地無餘力
上無可報章
人非金石固
命亦草菅芳
會主知不報
與之貧與富
誰能入卦
此卷中
凡有
皆錄之

李詩鈔述註卷八

莆林兆珂子孟鳴父墓述

五言古詩

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

太守

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僊人撫我頂結髮受長生
誤逐世間樂頗窮理亂情九十六聖君浮雲掛空名
天地賭一擲未能忘戰爭試涉霸王略將期軒冕榮

時命乃大謬棄之海上行學劍翻自哂為文竟何成
劍非萬人敵文竊四海聲兒戲不足道五噫出西京
臨當欲去時慷慨淚沾纓嘆君個儻才標舉冠群英
開筵引祖帳慰此遠徂征鞍馬若浮雲送予驃騎亭
歌鍾不盡意白日落昆明十月到幽州戈鋌若羅星
君王棄北海掃地借長鯨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傾
心知不得語却欲棲蓬瀛彎弧懼天狼挾矢不敢張
攬涕黃金臺呼天哭昭王無人貴駿骨綠耳空騰驤
樂毅儻再生於今亦奔亡蹉跎不得意驅馬還貴鄉
逢君聽絃歌肅穆坐華堂百里獨太古陶然卧羲皇
徵樂昌樂館開筵列壺觴賢豪間青娥對燭儼成行
醉舞紛綺席清歌繞飛梁歡娛未終朝秩滿歸咸陽
祖道擁萬人供帳遙相望一別隔千里榮枯異炎涼
炎涼幾度改九土中橫潰漢甲連胡兵沙塵暗雲海
草木搖殺氣星辰無光彩白骨成丘山蒼生竟何罪
函關壯帝居國命懸奇舒長戟三十萬開門納兇渠

公卿如犬羊忠讜醞與殖二聖出遊豫兩京遂丘墟
帝子許專征秉旄控強楚節制非桓文軍師擁熊虎
人心失去就賊勢騰風雨惟君固房陵誠節冠終古
僕卧香爐頂食霞漱瓊泉門開九江轉枕下五湖連
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
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
夜郎萬里道西上令人老掃蕩六合清仍為負霜草
日月無偏照何由訴蒼昊良牧稱神明深仁恤交道

一忝青雲客三登黃鶴樓

顧慙福處士虛對鸚鵡洲

樊山霸氣盡寥落天地穠江帶峨眉雪川橫三峽流
萬舸此中来連帆過揚州送此萬里目曠然散我愁
紗窓倚天開水樹綠如髮窺日畏嘶山促酒喜得月
吳娃興越豔窈窕誇鉛紅呼來上雲梯含笑出簾櫳
對客小垂手羅衣舞春風賓跪請休息主人情未極
覽君荆山作江鮑堪動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逸興橫素襟無時不招尋朱門擁虎士列戟何森森

前鑿竹石開縈流漲清深登樓坐水閣吐論多英音
片辭貴白璧一諾輕黃金謂我不愧君青鳥問丹心
五色雲間鵲飛鳴天上来傳聞赦書至却放夜郎迴
暖氣變寒谷炎煙生死灰君登鳳池去忽棄賈生才
桀犬尚吠堯匈奴笑千穉中夜四五嘆常為大國憂
旌旆夾兩山黃河當中流連鷄不得進飲馬空夷猶
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頭

五星經天上有白玉京黃金闕史記方士言黃帝
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應劭曰崑崙玄圃五
城十二樓僊人所居漢主父偃云結髮遊學皓首
空歸九十六君者自秦始皇至唐玄宗中國傳緒
之君凡九十六人也賭一擲者樗蒲之勝負賭於
一擲也管子先王制軒冕以別貴賤莊子古之所
謂賤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弗出
也非藏其寶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史記項籍少
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籍曰書足記

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以
兵法梁鴻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邱兮噫
顧瞻帝京兮噫宮室崔巍兮噫人之無良兮噫遼
遼未央兮噫驃騎亭在長安漢霍去病為驃騎將
軍亭因以名昆明池名漢武帝所鑿在長安幽州
即幽燕也唐屬范陽郡天寶間以祿山為范陽節
度使長鯨指祿山也天狼星名主兵楚辭挾長矢
兮射天狼貴鄉猶樂土也指江夏言張衡東都賦
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彈陶淵明高卧北牕自謂
羲皇上人謝靈運詩天地中橫清幽關幽險之關
謂潼關也時祿山使崔乾祐屯陝西以窺京師帝
使哥舒翰將兵二十萬軍於潼關以拒之楊國忠
疑翰謀已促戰取敗明皇出奔蜀二聖明皇肅
也遊豫本言巡狩太白假之以諱二聖之出奔也
猶春秋書孫之意兩京洛陽長安也帝子永王璘
也上皇制以璘為山南東道嶺南黔中四道節度

使得專征伐其所領皆楚地荀卿曰桓文之節制
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尚書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房陵在今房州即江夏地廬山記山東南有香爐
山時白避亂居頂上永王引軍過潯陽迫致軍中
贈金五百兩欲授以官俱不受璘敗太白論死罪
郭子儀納官以救之得免死長流夜郎中道赦回
良牧葦江夏也晉陸雲為浚儀令稱為神明樊山
隸岳州峨眉三峽俱隸四川古樂府有大垂手小
垂手解題云言其舞而垂手也吳筠小垂手曲舞
入出西秦躡影飛陽春且復小垂手廣袖舞紅塵
荆山作常江夏之詩也鮑照謂謝靈運詩若初發
芙蓉天然可愛江淹詩丹彩既已過不敢去雕飾
禮書後世有祭戰天子二十四諸侯十二唐三品
給祭戰許列於故里史虞卿說趙孝王一見立談
而賜白璧一雙楚人諺云得黃金百不如季布一
諾青鳥王母之傳信者也朝野僉載唐貞觀末南

康黎景逸居於空青山常有鵲巢其側每飲食以
餒之後隣近失布者誣景逸盜之繫南康獄月餘
其鵲止於獄樓向景逸歡喜似傳語之狀三日而
赦至劉向別錄燕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
至生黍韓安國云死灰獨不然乎唐志自魏及晉
以來中書監令掌贊詔令以其地在禁近故謂之
鳳凰池鄒陽傳桀之犬可使吠堯漢田千秋為高
寢郎會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
太子寃數月拜為相單于聞之曰漢丞相非用賢
也一上書男子即得之矣兩山者華嶽本一山河
神巨靈擘而為兩戰國策秦惠王曰蘇秦約諸侯
諸侯不可一猶連鷄之不可以上栖亦明矣淮南
子羿善射堯命射落九日史記鼎為旄頭胡星也
此詩鋪叙次第當為六節自首句至慷慨淚沾纓
是自叙其平生出處之大畧也嘆君個儻才至枯
榮異炎涼叙往來江夏遭亂相會之情也炎涼幾

度改至誠節冠終古叙祿山作亂二帝出奔永王
東巡而常江夏能守其疆土也僕卧香爐頂至深
仁恤交道叙避亂獲罪復得相會於江夏也一忝
青雲客至忽棄賈生才叙常江夏相待之厚而遇
赦將別也桀犬尚吠堯至末句自叙憂國之情所
謂書懷者始終大畧如此

贈別舍人弟臺卿之江南

去國客行遠還山秋夢長梧桐落金井一葉飛銀牀
覺罷攬明鏡髮毛颯已霜良圖委蔓草古貌成枯桑
欲道心下事時人疑夜光因為洞庭葉飄落之瀟湘
令弟經濟士謫居我何傷潜虬隱尺水著論談興亡
客遇王子喬口傳不死方入洞過天地登真朝玉皇
吾將撫爾背揮手遂翱翔

淮南子一葉落而天下知秋金井桐葉上有痕類
井字色黃似金晉樂志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
綆汲寒漿攬手取也

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

白若白鷺鮮清如清唳
蟬受氣有本性不為外物遷
飲水箕山上食雪首陽巔
迴車避朝歌掩口去盜泉
山名堯廣成子個儻魯仲連
卓絕二公外丹心無間然
昔攀六龍飛今作百鍊鉛
懷恩欲報主投佩向北燕
變弓綠弦開滿月不憚堅
閒騎駿馬獵一射兩虎穿
迴旋若流光轉背落雙鵝
胡虜三嘆息兼知五兵權
鎗鎗突雲將却掩我之妍
多逢剽絕兒先着祖生鞭

據鞍空矍鑠壯志竟誰宣
蹉跎復來歸憂恨坐相煎
無風難破浪失計長江邊
危苦惜顏光金波忽三圓
時遊敬亭上閒聽松風眠
或弄宛溪月虛舟信洄沿
顏公二十萬盡付酒家錢
興業每取之聊向醉中僊
過此無一事靜談秋水篇
君從九卿來水國有豐年
魚鹽滿市井布帛如雲烟
下馬不作威冰壺照清川
霜眉邑中叟皆羨太守賢
時時慰風俗往往出東田
竹馬數小兒拜迎白鹿前
含笑問使君日晚可迴旋

遂歸池上酌掩抑清風絃魯標橫浮雲下撫謝眺肩
 樓高碧海出樹古青蘿懸光祿紫霞杯伊昔忝相傳
 良圖掃沙漠別夢繞旌旃富貴日成踈願言杳無緣
 登龍有直道倚玉阻芳筵敢獻繞朝策思同郭泰船
 何言一水淺似隔九重天崔生何傲岸縱酒復談玄
 身為名公子英才若迭遭鳴鳳托高梧凌風何翩翩
 安得慕群客彈劍拂秋蓮

尸子孔子過於盜泉渴而不飲惡其名也鄒陽曰
 邑號朝歌墨子迴車百鍊鉛古者鑄劍用五金鉛
 其一也今作百鍊鉛者言其學劍而就武也滿月
 彎弓滿如月也鎗當作錚漢書鐵中錚錚言其剛
 而有聲也突雲勇捷奔突如雲也勦絕兒健兒能
 勇鬪者也晉劉琨曰常恐祖生先我著鞭耳東漢
 馬援據鞍以示可用光武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陶
 潛傳淵明義熙末徵為著作郎不就顏延之留錢
 三十萬與之潛悉送酒家漸就取酒莊子蘓水篇

設為河伯與海若問答之辭乃齊物反真之論郭
汲為太守行部到西河有兒童騎竹馬迎拜於道
次鄭宏為太守行春有白鹿夾於車轅而行曾層
同層標高標也謝朓字玄暉嘗為宣州守故宣城
有謝朓樓其遊東田等詩皆在宣城時作光祿主
天子之燕飲者魏志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
玄共坐時人謂兼葭倚玉樹左傳士會歸繞朝贈
之以策東漢書郭泰字林宗自洛陽歸諸儒送至
河上林宗惟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
僊易屯如遭屯如屯遭難進貌鳴鳳白自喻也高梧
喻崔侍御也

贈宣城趙太守悅

趙得寶符盛山河功業存三千堂上客出入擁平原
六國揚清風英聲何喧喧大賢茂遠業虎竹光南藩
結落千丈松虬龍盤古根枝下無俗草所植惟蘭蓀
憶在南陽時始承國士恩公為柱下史脫繡歸田園

伊昔簪白筆幽都逐遊魂持斧冠三軍霜清天北門
差池宰兩邑鷄立重飛翻焚香入蘭臺起草多芳言
夔龍一顧重矯翼凌翔鶴赤縣揚雷聲疆項聞至尊
驚颺頽秀木跡屈道彌敦出牧歷二郡所居猛獸奔
遷人同衛鶴謬上懿公軒自笑東郭履側慙狐白溫
閑吟步竹石精義忘朝昏顛顛成醜士風雲何足論
獼猴騎土牛羸馬夾雙轅願借羲皇景為人照覆盆
滇海不振蕩何由縱鵬鷗所期玄津白個儻假騰騫

史趙簡子欲立後未知孰賢乃召諸子告之曰吾
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驅之常山上求
無所得無邱還曰已得之矣簡子曰奏之無邱曰
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知其賢立為世子
後伐代以自益平原君趙惠王之弟趙勝也食客
嘗數千人魏志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立帝
問曰此何官也曰御史簪白筆書過幽州也時
為祿山所據易游魂之卦陽變陰也祿山背叛其

象如此史暴勝之為直指使衣繡衣持斧捕盜賊
督課郡國蘭臺漢御史所居賈逵傳帝勅蘭臺給
筆札使作神雀頌故事玉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
則具衣冠據臺而坐赤縣畿內縣也董宣為洛陽
令湖陽公主蒼頭殺人宣叱下車格殺之主訴帝
帝召宣令謝主宣两手據地終不肯俯帝勅強項
令出驚颺喻時亂秀木喻賢臣出牧二郡者趙悅
為二郡太守宣城其一也漢宋均守九江虎皆渡
河而去衛懿公好鶴乘之以軒東郭先生久待詔
公車貧困行雪中履有上無下人皆笑之周泰荅
鍾繇曰獼猴騎土牛言難進也羸馬而夾兩轅亦
難進也景日也武帝內傳西王母云十洲並在滄
海大流玄津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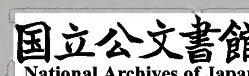
贈宣州靈源寺冲濟公

敬亭白雲氣秀色連蒼梧下映雙溪水如天落鏡湖
此中積龍象獨許濟公殊風韻逸江左文章動海隅

觀心同水月解領得明珠今日逢支遁高談出有無
 雙溪在宣州靈源寺之所由名也近敬亭山龍象
 荷負佛法之有力者制度論龍行水中力大象行
 陸中力大寶積經勝現王如來入善澤長者大城
 乞食大苾芻僧左右翼從脩攝諸根如大龍象水
 月明珠皆佛氏所謂性也維摩詰經菩薩觀衆生
 如智者見水中月又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
 珠寶如是不入煩惱大海不能得一切至寶解領
 佛家偏袒而坐也金剛經偏袒右肩右膝着地支
 迦字道林常著論其妙觀章云色之性也不自有
 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異空
 是有無之謂也

贈黃山胡公求白鷗并序

聞黃山胡公有雙白鷗蓋是家鷄所伏自小馴狎
 了無驚猜以其名呼之皆就掌取食然此鳥耿介
 尤難蓄之余平生酷好竟莫能致而胡公輒贈於



五言金史言 卷八
我惟求一詩聞之欣然適會宿意因援筆三蚪文
不加點以贈之

請以雙白璧買君雙白鷗白鷗白於錦白雪耻容顏
照影玉潭裡刷尾琪樹間夜棲寒月靜朝步落花閑
我願得此鳥翫之坐碧山胡公能輟贈籠寄野人還
白鷗鳥名生南方山澤中形似鷄高大似鶴白毛
黑文黃山根蟠宣歙二州巖谷深遠多珍禽異獸
而產白鷗

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

雙鷺飛洛陽五馬渡江徼何意上東門胡雛更長嘯
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廟太白晝經天頽陽掩餘照
王城皆蕩覆世路成奔峭四海望長安嘖眉寡西笑
蒼生疑落葉白骨空相吊連兵似雪山破敵誰能料
我垂北溟翼且學南山豹崔子賢主人歡娛每相召
胡床紫玉笛却坐青雲叫楊花滿州城置酒同臨眺
忽思剡溪去水石遠清妙雪晝天地明風開湖山貌

悶為洛生詠醉發吳越調赤霞動金光日足森海嶠
獨散萬古意閒垂一溪釣猿近天上啼人移月邊棹
無以墨綬苦來求丹砂要華髮長折腰將貽陶公諂
晉五行志永嘉元年洛陽忠廣里地陷有蒼白二
鷺飛出蒼者冲天此羽蟲之孽白者金色國之行
也蒼為胡象西晉大安中童謠曰五馬游渡江一
馬化為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唯瑯琊汝南西
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瑯琊嗣統石勒上黨武
鄉羯人年十四隨邑人行役洛陽倚嘯上東門王
衍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異志恐將
來為天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唐安祿山入奏
事氣矯蹇張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
也狼子野心有逆相請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
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而害忠良至天寶十四載
祿山反陷洛陽焚宮闕明皇出奔蜀次年陷長安
自開元十四年至至德二載太白累畫見或經天

桓子新論有人聞長安樂者出門西向而笑世說
桓伊善笛王徽之相逢江次請為一弄伊已貴顯
聞徽之名便據胡床三弄而去梁州記咸寧中盜
掘張駿塚得白玉笛紫玉簫洛生咏洛下之歌聲
也晉書或請顧愷之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
聲耶吳越調者即吳歈越吟亦歌咏之音調也蓋
洛有洛調吳越則有吳越之調是時洛陽陷沒太
白避地而來吳越故悶為洛詠而醉發吳越之調
以見為客在此而心不忘乎彼也梁虞翻詩落暉
散長足細雨織斜紋海嶠者海邊之山也吳越近
海而多山漢制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丹砂要脩
煉之術也陶淵明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
當束帶見之淵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以向
鄉里小兒即日解印去職

贈閻丘處士

賢人有素業乃在沙塘陂竹影掃籬月荷衣落古池

閑讀山海經散帙卧遙帷且耽田家樂遂曠林中期
 野酌勸芳酒園蔬其露葵如能樹桃李為我結茅茨
 郭璞撰山海經二十二卷又註山海圖贊二卷說
 文帙書衣也淮南子聖人處環堵之室茨之以茅

安陸白兆山桃花巖寄劉侍御綰

雲卧三十年好閒復愛僊蓬壺雖真絕鸞鶴心悠然
 歸來桃花巖得甜雲惚眠對嶺人共語飲潭猿相連
 時升翠微上邈若羅浮巔兩岑抱東壑一嶂橫西天

樹雜日易隱佳傾月難圓芳草換野色飛蘿搖春烟
 入遠構石室選幽開山田獨此林下意香無區中緣
 永辭霜臺客千載方來旋

桃花巖在安陸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疏未及頂
 上在傍坡處名翠微一云山氣青縹色曰翠微羅
 浮山在博羅縣謝靈運詩崖傾光難留

望終南山寄紫閣隱者

出門見南山引領意無限秀色難為名蒼翠日在眼

李詩金述言 卷八
有時白雲起天際自舒卷心中與之然託興每不淺
何當造幽人滅迹棲絕巘

南山終南也紫閣峰山之最秀者也晉庾亮曰老
夫於此興復不淺

夕霽杜陵登樓寄常繇

浮陽滅霽景萬物生穉容登樓送遠目伏檻觀群峰
原野曠超邈關河紛錯重清輝映日竹翠色明雲松
踏海寄遐想還山迷舊蹤徒然迫晚景未果諧心胸

結桂空延佇折麻恨莫從思君達永夜長樂聞踈鍾
浮陽者日將夕而赤光下流也踏海還山結桂折
麻皆隱者事也楚辭結桂枝兮延佇又折踈麻兮
瑤華踈鍾者金聲長擊之宜踈也漢五年治長樂
宮

沙丘城下寄杜甫

我來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穉聲
魚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

越有沙丘宮在鉅鹿此沙丘與汶水相近當在魯
 汶陽地莊子音義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
 酒薄宣王怒恭公曰我周公之胤長於諸侯行天
 子禮樂勲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無乃
 太甚故謂酒之薄者為魯酒也梁朱异田飲引豈
 味薄於東魯鄙蜜甜於南湘博物志韓娥東之齊
 過雍門鬻歌假食而去餘響繞梁三日不絕雍門
 人至今善歌效娥之遺聲也故曰齊歌古詩婵娟

空復情浩蕩而傷懷

聞丹丘子於城壯營石門幽居中有高鳳遺跡
 僕離群遠懷亦有棲遁之志因叙舊以寄之

春華滄江月蘊色碧海雲離居盈寒暑對此長思君
 思君楚水南望君淮山北夢魂雖飛來會面不可得
 疇昔在嵩陽同衾卧羲皇綠蘿笑箬紱丹壑賤巖廊
 晚途各分析乘興任所適僕在鴈門關君為峨眉客
 心懸萬里外影滯兩鄉隔長劍復歸來相逢洛陽陌

陌上何喧喧都令心意煩迷津覺路失託勢隨風翻
以茲謝朝列長嘯歸故園故園恣閑逸求古散縹帙
久欲入名山婚娶殊未畢人生信多故世事豈惟一
念此憂如焚悵然若有失聞君卧石門宿昔契彌敦
方從桂樹隱不羨桃花源高鳳起遐曠幽人跡復存
松風清瑤瑟溪月湛芳尊安居偶佳賞丹心期此論
盈寒暑周一歲也指春日穉雲而言楚水南太白
所寓也淮山北丹丘子所居也嵩山在河南嵩縣
郭璞詩綠蘿結高林高士傳向長字子平隱不仕
嫁娶畢勅斲家事勿復相關漢書作尚長詩憂心
如焚幽人謂高鳳也此太白叙舊以寄丹元丘也
首八句是感春穉之代謝而叙其離別之情也疇
昔在嵩陽十句追叙其初相會於嵩陽而有關蜀
之別也綠蘿二句指當時襟期之同長劍復歸來
八句叙其再會於洛陽而有歸家之別也煩亂也
陌上喧嘩徒亂人意託勢隨風翻言人托於勢如

逐風而翻不可為定也以起下謝朝列歸故園之意故園恣閑逸八句叙其歸家之後久欲避世而未能也聞君卧石門至末因其營石門而寄之也欲同隱居於此再論平生之志以申夙昔之期

淮陰書懷寄王宗城

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檣中流鵝鶴鳴
雲天掃空碧川嶽涵餘清飛鳥從西來適與往興并
春言王喬鳥婉變故人情復此親懿會而增交道榮
泂洄且不定飄忽悵徂征暝投淮陰宿欣得漂母迎
斗酒烹黃鷄一餐感素誠子為楚壯士不是魯諸生
有德必報之千金耻為輕緬書羈孤意遠寄棹歌聲
沙墩地名以詩意考之當在淮陰地方梁苑漢梁
王苑也在河南東南淮水西北即古之宋地

月夜江行寄崔負外宗之

飄飄江風起蕭颯海樹秋登艫羨清夜挂席移輕舟
月隨碧山轉水合青天流杳如星河上但覺雲林幽

歸路方浩浩徂川去悠悠徒悲蕙草歇復聽菱歌愁
岸曲迷後浦沙明瞰前洲懷君不可見望遠增離憂
江賦舳舻相屬注舳船尾艫船頭楚辭涉江采菱
發陽阿七命采菱歌曰乘鳧舟兮為水嬉臨芳洲
兮采紫芝

宿白鷺洲寄楊江寧

朝別朱雀門暮棲白鷺洲波光搖海月星影入城樓
望羨金陵宰如思瓊樹憂徒令魂入夢翻覺夜成秋
綠水解人意為余西北流因聲玉琴裡蕩漾寄君愁
朱雀門建康南門又有朱雀橋賞心亭舊名二水
亭其前白鷺亭在水西門城上史正志碑秦淮源
出句容溧水兩山間自方山合流至建康貫城中
而西以達於江秦淮於府之左分為二支一支入
城一支繞城外共夾一洲曰白鷺洲望羨者猶言
望羨人也金陵宰指其人而言也江寧在金陵城
中世說王太尉如瑤林瓊樹續齊諧志王彥伯善

琴至吳郵亭維舟中渚秉燭理琴見一女坐於東
床取琴調之乃楚光明曲遲明女取錦繡贈別彥
伯以玉琴答之而去

新林浦阻風寄友人

潮水定可信天風難與期清晨西北轉薄暮東南吹
以此難挂席佳期益相思海月破圓景菰蔣生綠池
昨日北湖梅開花已滿枝今朝東門柳夾道垂青絲
歲物忽如此我來定幾時紛紛江上雪草草客中悲

明發新林浦空吟謝眺詩

菰蔣菰一名蔣即今之菱也三年以上心生孔如
藕至蘊如小兒臂可蒸食有黑點者名烏鬱又名
菰米詩勞人草草謝眺新林浦詩天際識歸舟雲

中辨江樹

北山獨酌寄常六

巢父將許由未聞買山隱道存跡自高何憚去人近
紛吾下茲嶺地閒喧亦泯門橫群岫開水鑿衆泉引

屏高而在雲竇深莫能準川光書昏疑林氣夕凄際
於焉摘朱果兼得養玄牝坐月觀寶書拂霜弄瑤軫
傾壺事幽酌顧影還獨盡念君風塵游傲爾令自哂
世說支遁就深公買印山深公曰未聞巢由買山
而隱朱果者火棗之異名也老子谷神不死是謂
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注不死之神在於玄
牝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口鼻之門
乃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

寄東魯二稚子

吳地桑葉落吳蚕已三眠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
春事已不及江行復茫然南風吹歸心飛墜酒樓前
樓前一株桃枝葉拂青烟此樹我所種別來向三年
桃今與樓齊我行尚未旋嬌女字平陽折花倚樓邊
折花不見我淚下如流泉小兒字伯禽與姊亦齊肩
雙行桃樹下撫背復誰憐念此失次第肝腸日憂煎
裂素寫遠意因之汶陽川

吳地宜蠶故曰吳蠶荀卿云三俯三起事乃大已
夫是之謂蠶理注俯謂卧而不食乃三眠也左傳
齊人歸鄆灌龜陰之田廣記太白在任城造酒樓
與同志者某宴其上少有醒者邑人以白重名室
而加敬焉在今濟寧城外汶水在魯北境上之往
也此詩念兒女故先以桑與田說起茫然思歸之
心也又思所樹之桃已三年成長而我行尚未得
歸亦猶詩東山自我不見於今三年之意因想像

兒女行於樹下淒然誰憐以發其憂煎之意

獨酌清溪江石上寄權昭夷

我携一尊酒獨上江祖石自從天地開更長幾千尺
舉杯向天笑天迴日西照永願坐此石長垂嚴陵釣
寄謝山中人可與爾同調

江祖山在池陽城西南有一石突然出水際高數
丈上有僊人蹟名曰江祖石調作樂之音節同調
猶言同道也

下尋陽城沅彭蠡寄王判官

浪動灌嬰井潯陽江上風開帆入天鏡直向彭湖東
 落景轉踈雨晴雲散遠空名山發佳興清賞亦何窮
 石鏡挂遙月香爐滅彩虹相思俱對此舉目與君同
 寰宇記漢高帝六年灌嬰開井年深湮塞孫權經
 此地命工鑿之正得此井有石銘曰淮陰侯開不
 滿三百年當為應運者所開權以為已瑞江有風
 浪此井輒自漂動土人呼為浪井潯陽記石鏡山

東有一圓石如鏡懸崖明淨照人見形

江上寄元六林宗

霜落江始寒楓葉綠未脫客行悲清醴水路苦不達
 滄波眇川汜白日隱天末停棹依林巒驚猿相叫聒
 夜分河漢轉起視溟漲閣涼風何蕭蕭流水鳴活活
 浦沙淨如洗海月明可掇蘭交空懷思瓊樹詎解渴
 勗哉滄洲心歲晚庶不奪幽賞頗自得興遠與誰豁
 水出復入曰汜詩北流活活魏武詩明明如月何

時可掇易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李陵詩思得瓊樹
枝以解長渴饑

宣州九日聞崔四侍御與宇文太守遊敬亭子
時登響山不同此賞醉後寄崔侍御

九日茱萸熟插髮傷早白登高望山海滿目悲今昔
遠訪投沙人因為逝名客故交竟誰在獨有崔亭伯
重陽不相知載酒任所適手持一枝菊調笑二千石
日暮岍幘歸傳呼隘阡陌彤襜雙白鹿賓從何輝赫
夫子在其間遂成雲霄隔良辰與美景兩地方虛擲
晚從南峰歸蘿月下水僻却登郡樓望松色寒轉碧
咫尺不可親棄我如遺鳥

風土記俗於九月九日折茱萸房插於頭上言辟
邪惡續齊諧志桓景隨長房行數年長房忽謂曰
九月九日汝家當有大災可速去令家人作絳囊
盛茱萸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災可消景如其言
登高夕還見牛羊鷄犬皆暴死漢崔駰字季伯為

李書金言 卷八
實憲主簿憲不能容出為長岑長駟遂隱去後憲
敗駟獨免不相知謂各自登高不相聞知也饋東
髮小巾也襜車上之衣形襜謂宇文太守夫子謂
崔侍御謝靈運曰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
兩地謂敬亭與響山也南峰響山之南峰也水壁
水邊崖石也

遊敬亭寄崔侍御

我家敬亭下輒繼謝公作相去數百年風期宛如昨
登高素秋月下望青山郭俯視鷓鴣群飯啄自鳴躍
天子雖曾登瑤臺雪中鶴獨立窺浮雲其心在窻廓
時來顧我笑一飯葵與藿世路如穉風相逢盡蕭索
腰間玉貝劍意許無遺諾壯士不可輕相期在雲閣
謝玄暉敬亭山詩茲山亘萬里合沓與雲齊隱淪
既已託靈異俱然棲上千蔽白日下屬帶迴溪潘
岳詩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千年江淹詩素秋馳白
日海賦曾登窮波注失勢之貌本草鳧葵堪食即

